

我的家乡湖南溆浦溪河如织，瀑水争流，山虽高崇，然植被丰美，常见的杉、松、樟、梓，覆嶂接壑，触目皆是，珍稀树种也多。溆浦的村庄多在山野间，树木花卉名就是村庄名，桐木坪、枣子坡、桔花园、莲塘坪、枫香林、栗子坪，等等。倘若把全县村庄名都列出来，简直就是植物大全。

溆浦山水间的这些植物很多都被屈原写在他《离骚》《九歌》等诗章里，取物喻象，寄思托志。屈原笔下的嘉木如松、桂、椒等，香草如白芷、泽兰、野菊等，都用来颂扬君子。写到的恶草则不多，无非薜荔、葛、茅等数种，用来比喻小人。诗人笔下的草木或君子或小人，都只是借艺术手法营造的文学世界，并不是要将植物分出贵贱高下。尤其在过去，乡下人医食皆赖万木百草，更对草木无良莠分别之心。

我住的村庄漫水在溆水河谷平原上。我除了田里熟悉的庄稼，各种树木和野花草野藤蔓也认识不少，大多因为它们或能吃，或能用，完全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比如艾草，仿佛跟着你的眼睛长，菜园边，田埂上，野地里，你望到哪里，哪里就有，像画家画布上打底的背景。我家乡的许多吃食，皆喜用艾草掺佐。每逢深春，农家人必采摘数筐青嫩艾蒿叶，晒干捣碎备各时节之需。重阳节做重阳糍粑，清明前夕做社糍粑，平日嘴馋想吃蒿菜糍粑，都得在糯米中掺些干蒿菜末儿擂匀做成。糯米糍粑掺了蒿菜，吃起来才香。过春节了，有人会把所剩不多的干蒿菜末倒进石碓中热腾腾的糯米饭里，打一碓喷香喷香的蒿菜糍粑。抡木锤的壮汉多会爱慕，说：你们家太晓得收拾东西了！每逢端午，家家门前都挂上艾蒿菖蒲驱邪祛灾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我家乡人从年头到年尾都是闻着艾草的清香过日子的。艾蒿有好几种。我小时曾抢着替

溆浦草木

王跃文

母亲去采艾草，辛辛苦苦采了一篮回来，母亲哭笑不得，说要不得，这是苦艾，太苦，不能做蒿菜糍粑。原来，苦艾叶子背面有一层细白绒毛，叶子也比做蒿菜糍粑的艾草要宽大些。

我猜，这种不能做蒿菜糍粑的苦艾，应该是屈大夫《离骚》中写的萧艾吧。《离骚》里说：“何昔日之芳草兮，今直为此萧艾也。”幽兰芳草，譬如君子，萧艾茅葛，喻于小人。《离骚》里又说：“杂申椒与菌桂兮，岂维纫夫蕙茝”，申椒、菌桂，就是我们溆浦人饮食中几乎顿顿不离的花椒和肉桂，其芬芳馥郁，既刚烈，又温厚，喻之于诤臣，再恰当不过。有件趣事。我老家院子，门外有竹，门内有三棵好桂树，一棵好石榴，又有樟、柚、楠、橘数棵，环宅而生，绿意葱茏。我却极想再有两棵花椒树。一日在院中闲步，突然发现前庭正生了三棵花椒树，皆有一人多高。我喜不自禁，想这必是风刮鸟衔的花椒种子，悄悄在我家生根落地。难道是天意？我忙除去花椒树边杂草，让它们好好生长。又有朋友喜欢，我割爱送了一棵出去。

屈原《山鬼》里还写到葛：“采三秀兮于山间，石磊磊兮葛蔓蔓。”三秀就是灵芝草，据说灵芝一年开花三次，故称其为三秀。灵芝是仙草，山鬼采之，喻其以高洁坚贞之心等待所思之人。葛却荒疏纠缠，有研究者认

为其是朝堂奸佞的象征。我虽读《山鬼》知葛之意，却并不妨碍我爱吃葛面。葛面是我家乡的美食：葛根粉做成粉条，开水煮软，佐以酱油、豆豉汁和油发辣椒，吃起来香辣爽滑。葛面好吃，葛根难挖，葛粉难得。葛根是竖着长的，通常三五米长，大的可达七八米。挖葛人遇着多长的葛根，就得挖多深的坑下去，劳作十分辛苦。倘若遇着卖真葛面的老乡，万不可同人还价钱。葛是山间野生的，一株葛的藤蔓可延及整间屋子大小。葛藤很有韧性，山里人常用葛藤编织篮子、篓子等器具，好看且耐用。葛的生长野蛮有力，近家可侵屋，临径可断路。拿它比喻向君子使绊子的小人，阻拦君子行仁德正义之道，十分生动形象。

我上小学时，每学期进城看一场电影。老师领着同学们列队出发，一路踏歌而行。妈妈给我和弟弟五角钱，兄弟俩电影票共两角钱，剩三角钱买吃的，往往少不了一个人吃一碗葛面。每次吃葛面，手指都不小心会沾上酱油。我舍不得洗手，一路闻着手指上的酱油香。听娘说，过苦日子的时候，大山里的人生活稍微好过些，就因为山上可挖到葛根当饭吃。农家人如今也早不靠吃葛面过日子了，偶尔买来吃，只当享口福。我长年在外，思念葛面几乎成了乡愁。每次回家，必要进城寻最正宗的店子，吃一碗上好

葛面过瘾解馋。溆浦大山里都产葛，顶有名的是龙潭葛面。龙潭位于溆浦南部，那里山势高峻，多产山珍，有菌子、笋子；又多山间盆地，出产优质稻米、红薯。那里出产的葛面亦是当地驰名品牌。在溆浦买葛面吃，必要问清楚：“真是龙潭葛面吗？”龙潭还见证了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一战——龙潭战役。日本侵略者败于中国军民民众之城，败于其罪恶累累失道寡助，也败于龙潭崇山峻岭关隘险阻。

屈原笔下的茅，则让我想到我熟知的芭茅，它们在溆浦山野及田头地角随砍随倒。读到《诗经》“蒹葭苍苍”之句，脑中浮现的不是湖区芦苇，而是我从小在老家常见的芭茅。我老家的乡下人同茅草有深缘。旧时，山里人过日子离不开芭茅，牛可食之，炊可烧之，屋可覆之。中学时读杜甫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，我想象“八月秋高风怒号，卷我屋上三重茅”的茅草，便觉得是芭茅。我小时候也曾把芭茅根挖来嚼，有淡淡的清甜味。那时，我常躺在芭茅丛里想象着电影场景，感觉自己是伏击敌人的英勇战士。深秋季节，芭茅抽穗开花，亦是很好看的。但是，倘拿芭茅比兰芷，则少了些清雅高贵。所以，屈原在《离骚》中以茅比喻改变节操者：“兰芷变而不芳兮，荃蕙化而为茅。”

我老家早看不到茅草顶屋子了，农家人多住着样式别致的小楼。外地人坐高铁去我家乡，从溆浦南站下车，经坪溪古村，沿诗溪江而行，过穿岩山、雁鹅界、枫香瑶寨，一路平水如镜，夹岸青山，花红欲燃。屋舍皆粉墙青瓦，花墙绕院，鸡鸣鱼欢。田畴作物四时不同，春季油菜花开得满垄黄，入秋则连绵稻田翻金浪。农人家的房子掩映于樟桂松竹间，家家门前花事不断，月季、栀子、绣球、菊花，都不经意地长着，好像它们从来就长在那里的样子。

盛夏之时，常常赤日炎炎，溽热难耐，使人心烦气躁。所以“苦热行”成了古代诗歌的一个命题，以“苦热”为题的古诗不胜枚举。南梁萧纲《苦热行》说：“寝兴烦几案，俯仰倦帏床。滂沱汗似铄，微靡风如汤。”唐王维《苦热行》也写道：“轻纨觉衣重，密树苦阴薄。莞簟不可近，缫络再三濯。”炎威之下，在缺乏制冷设备的古代，真是让人没处躲没处藏。于是，古人常常会画各样的《消夏图》，用图像中的清凉，让心情暂时得到纾解。

画面营造的清凉世界中，常会有几种构成要素。比如要有青翠的竹林，要有广阔的荷塘。你看明代仇英的《竹梧消夏图》，南宋刘松年的《荷亭消夏图》中，都有高士在竹林畔、在荷池环抱的水阁中，享受着竹影荷风。孟浩然说：“散发乘夕凉，开轩卧闲敞。荷风送香气，竹露滴清响。”吹拂过水面的清风，带来荷花淡淡的清香，人坐在水阁中，会感到清爽而惬意。

夏日昼长夜短，在绿荫下小憩，也是躲避炎热的妙法。芭蕉叶大如席，满目葱绿，用它来遮阴最好不过，南宋诗人张镃写它：“潇洒绿衣长，满身无限凉”，怀素和尚甚至称它作“绿天”。“扬州八怪”之首的金农就坐到芭蕉树下小憩。他光着脊梁，手拿蒲扇，在绿荫清风中渐渐就进了梦乡。一个童子也跑来，背靠着芭蕉树席地而坐，垂头做起自己的梦。金农的弟子罗聘来了，看着这有趣的场景，就拿笔画了一幅《蕉荫午睡图》。金农醒来看到这幅画，也觉得有意思，就在画上题赞：“先生瞌睡，睡著何妨。长安卿相，不来此乡。绿天如幕，举体清凉。世间同梦，惟有蒙庄。”他的梦中境界，便与庄子梦到蝴蝶有几分相仿了。

这些翠竹荷花、梧桐芭蕉、风亭水阁，是古人精心营造的清凉胜境。其实，这些清幽雅致的环境，也是内心世界的外在映照。画中那些或坐或卧的人，我们称其为“高士”，他们的高，是因为身上自有一种清气，和周遭的环境是和谐的。在他们心里，本就有一方清凉世界。这清凉源于内心的从容淡泊，不为物欲所累，不为世俗所扰。

在一个炎炎夏日，白居易去拜访一位禅师，只见禅师在闷热的禅房内闭目端坐，好像周遭的燠热都侵袭不到他一样。白居易不禁发出感慨，写诗称赞：“人人避暑走如狂，独有禅师不出房。可是禅房无热到，但能心静即身凉。”他还写过另一首《销暑》诗：“何以销暑烦，端居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，窗下有清风。散热由心静，凉生为室空。此时身自得，难更与人同。”这种心得，和从禅师身上感受到的是一样的。

杨万里在《夏夜追凉》中写道：“夜热依然午热同，开门小立月明中。竹深树密虫鸣处，时有微凉不是风。”在溽热无风的夏夜，在“竹深树密虫鸣处”，他感受到了一种微凉，这既是大自然反馈给他的，更是自己的心境反照出来的。

我们可以从大自然中的芭蕉荷风中觉得清凉，可以引凉风入室，构造风亭水阁来纳涼之地。可是，真正的清凉世界，不仅在这些清爽之地。当我们热切地营造各种“热点”，期望受到“热捧”的同时，是否也会感到燥热和郁热时笼罩心头？心灵若被各种欲望和焦虑填满，便如同密不透风的闷热暗室。从心底生发的清凉，不是出于“躺平”后的不思进取、随波逐流，也不是出于悲观的消极避世，而是心境的疏朗清静，是物我如一的圆融通透。

寒潭印月，虚室生白。心若安定，炎威自退。我们的心灵世界清静寥廓时，清风自然徐徐而至，清凉自会如皓月之光弥漫开来。



本版邮箱
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：马涌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。

拾菌子

类的名贵菌子，奶浆菌倒是拾了好几袋，又是欣悦，又有点失落。当此时，有位朋友的女儿惊呼起来，她找到了一朵很大的粉菌。我们，连同不认识的别的拾菌子的人，都跑过去，排队接过菌子拍照。

后面吃菌子的情节，可以忽略不计了。仿佛拾菌子已经把我们的热情耗尽了。

这之后，我再次对拾菌子痴迷起来。不像小时候那样，真为了吃那一口新鲜，现在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将自己从规训的生活里摘出来，重新投入山林的野性和自由吗？

去年，我还带着家人和庆坪一家，去后山拾菌子，我想重走当年和奶奶走过的路，不想，杂草繁盛，一视同仁地淹没了道路和水沟。好不容易撕开草莽上了山，烈日当头，暑气滚烫，我们找了一堆大红菌——这在我小时候，自然是不能吃的，“红伞伞白杆杆，吃完一起躺板板”，可谓深入人心了。现在街上却有很多人在卖，我在上海还吃过。能不能吃呢？不管了，且先收起来。每当我在草丛间发现了一朵菌子，7岁的小朋友便急急地分开草，嚷着，不要动，让我来！我不由得笑着，看她穿过山林的浓绿和热风，朝我奔来，弯腰捡起一朵不知道能不能吃的菌子，小心翼翼地放入袋子——后来，她问我，家里有没有小背篓呢？她想要一个，上山拾菌子时带着。

今年，再次带小朋友回施甸拾菌子。爸爸开车，妈陪着，往姚关方向。小朋友一路高声唱：“采蘑菇的小姑娘，背着一个大竹筐……”但我疏忽了，忘了给她带一只小背篓。

在一座陌生的山边停车，找了一圈，只找到十来朵不能吃的菌子，和一些松香。但这丝毫没减弱小朋友的兴趣，哪怕是松香，也能让她面露喜色，和小时候的我几乎没有二致。

有一会儿，只有我和小朋友待在一起，鲜亮的日光从树梢倾斜而下，灌注在我们的脸上、身上。四周杂草蜂拥而来，鸟鸣、蝉噪，闪烁如繁星。我喊了孩子的乳名，说，你听。她说，听什么？我说，你听那松涛，是风吹过松树梢头。我们现在，就像在大海底。

想象我是一颗种子

阎晋

“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”。——袁隆平

其实，我只是一颗充满想象的种子。有时，也是一株渴望成熟的水稻。一生，只要低下头来，面对这温热的土地，还有滚烫的期待，我就羞愧不已。

即使偶尔起身，抬起头来，仰望丽日的晴云，或者独对暗夜的星空，我都会不由自主地，手叉腰眼，挺直脊梁。

此刻，雪峰山上的无数峰峦，就是我齐肩而立的大汗淋漓的兄弟。

匍匐于万千草木之中

纪年的流水远去
拍岸有声，也拍上我日霜一日的发际
在时间的拐弯之处

不断激起岁月的涟漪：
正如人类繁复的稻作史
茎秆、枝叶、根系、野火、阳光、雨露

人生一世，草木三秋
一粒种子，该有怎样的命运？

生而有幸，我拥有最广袤的舞台
大江大洋、高山低谷
黄土地、红土地、黑土地
都是我最庄严的布景

那些深深低下头去
沉甸甸、沉甸甸的稻穗
就是我年复一年
默默唱给这个世界的歌

父亲的遗产

邵国强

当母亲将那双被父亲珍藏了70多年的皮鞋郑重地交到我手中时，我的心颤抖了。皮鞋黑色的牛皮泛着光泽，鞋尖略显磨损，但依然可见精心保养的痕迹。记忆中，父亲总是在闲暇时为这双皮鞋打油、擦拭，每一个动作都那么认真，仿佛在与一段岁月对话。

1982年，我考上大学。临行前，我希望穿上父亲珍藏多年的这双皮鞋，风风光光地去大学报到。当我怯生生地向父亲表达这个想法时，他的表情凝固了片刻。我看到他的眼中闪过复杂的情感，最终，父亲说：“孩子，这双鞋你穿不得。我给你讲讲它的来历吧。”

那是1950年，父亲作为第一批志愿军战士入朝参战。他是电台的报务员。一次战役中，部队在冰天雪地中埋伏了两天两夜。“和我们电台的报务员一起，当时天太冷了，特别是夜里，冻得人受不了，鞋和脚都冻到了一起。”父亲的声音渐渐低沉，电台是我们前线与指挥部唯一的联系。不管遇到多大困难，都必须确保通信畅通，这是我们接到的死命令。

战役最后取得了胜利，但很多战士包括父亲、电台台长都严重冻伤。许多人撤回国治疗时，双脚都已变黑。父亲年轻，经过3个月治疗保住了双脚，电台台长却不得不截肢。父亲伤愈返回朝鲜前线时，台长将这双皮鞋送给父亲：“小邵，我一直舍不得穿，现在送给你做个纪念吧，别忘了我们一起战斗的日子。”从那以后，无论走到哪里，父亲都把这双皮鞋带在身边。听完这个故事，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什么是战友情深。

那年寒假，我回到家，母亲说：“去看看你爹吧，他上火了。”原来父亲办离休手续时，由于多年辗转，相关资料遗失了。没有档案证明，就不能办离休。父亲对我说：“待遇我并不在意，但是把8年参军的革命经历弄丢了，这让我很心痛。”我提议他回老部队开证明，父亲同意了。可第二天早晨，他改变了主意。“我想通了。”父亲点起一支烟，“比起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们，我幸运多了。为了待遇到处去找组织，我觉得对不起他们。退休就退休吧！”

就这样，父亲办理了退休手续。时光荏苒，2012年，父亲遇到当年的一位领导。对方惋惜地说：“老邵啊，你当年如果找一下人，是可以办离休的。算算这些年，少拿了很多啊。”父亲笑了笑：“人老了，不能再给组织作贡献了，少拿点钱又算得了什么。”

2022年10月2日，父亲去世了。临终前，他特意交代把这双皮鞋交给我。

如今，这双皮鞋静静摆在我面前。它是父亲留给我的一面镜子。每当遇到困难时，我都会看看它，想想那些在冰雪严寒中坚守的志愿军战士们，想想那些为了革命事业甘愿“吃亏”的老党员们，我的心就豁然了。这或许就是父亲想传给我的遗产吧。



抵达萍乡已是夜晚，天空深沉，街道两旁是各色小吃招牌。许是幻觉，寒风中仿佛能嗅到隐隐约约的辛辣气息。说不清到底是害怕还是期待，我早早睡下，准备迎接第二天的美食之旅。作为外地人，先要见识一下的肯定是莲花血鸭。可能比较不求甚解，但我每到一个新的目的地，总想先试试当地的美食代表作。

目睹了莲花血鸭的制作过程，当时兴致勃勃想要看出点门道，留意了步骤，现在只记得用的是鸭子和米酒了，至于如何精准调配，怎样掌握火候，还是一片空白。当血鸭以成品的形式被端上饭桌，深红的鸭血包裹着鲜嫩的鸭肉，姜片、蒜片、青椒、红椒掺杂其中，单看外表就判断得出它惊心动魄的刺激。饭桌上每个人都交代底细般报备着自己的吃辣能力，当血鸭转到跟前时，大家都无差别地夹菜。可见，无论到底能否接受辣，都抵挡不了馋，克服不了好奇心。

血鸭的肉不是绵软的，经过血和辣椒的浇灌、侵袭，它依然紧致。加之切碎的血鸭还带着细小的鸭骨，辅以霸道的辣，一口下去，觉得血鸭赢了，我输了。它赢在不驯服的口感，需要细心啃噬甄别骨头的吃法，我输在好像驾驭不了，却忍不住一吃再吃。碟子里堆了一小撮鸭骨，杯子里解辣的饮料一加再加，一道颇具挑战性的菜，一个“人菜瘾大”的食客，吃饭吃出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，同时也有一种强扭瓜也甜的意外之喜。

除了血鸭，萍乡还有许多美食，小炒肉、炒粉、烟熏肉……到了饭点儿，街头上挂着特色招牌的小店人头攒动，没有鲍翅肚参，朴实家常的食材，辣味汹涌，咸鲜酣畅。人们热火朝天地说着萍乡方言，我虽然听不懂，却感受到一种热气腾腾的生命力，一种温暖真切的烟火气。

夜幕降临，萍乡切换到梦幻模式——烟花表演即将开始，巨大的场馆人声鼎沸。随着音乐响起，天空中怒放奇

烟火萍乡

马小淘

异的花朵。表演将烟花与舞蹈、歌曲、乐器融化在一起，天上地下交相辉映。夜空变成了一个无边的舞台，承载着各种具体和抽象的色彩，一会儿雍容华贵，一会儿奇思妙想。有飞向观众席的金灿灿的凤凰，也有神秘降临的飞碟，还有身着古装的小家伙点着鞭炮……目睹色彩与形态的奇妙组合，大家都一惊乍乍，是严格意义上的叹为观止。

盛大的烟火仿佛填满了整个夜空，这壮观的画面自由而无私，它无法被独占，见者有份。

来到这座邻